

T5413/4454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利者云云  
頂板  
害後故此

苑洛集卷之八

〇〇葉母還金傳

利者人所同欲金又利之重者也世衰道微士多  
懷利豈惟後世昔榮夷公好利則成周時已然矣  
豈惟成周三苗民泯焚焚富者以貨奪法雖唐虞  
時固已然矣豈惟唐虞黃帝時蚩尤始倡爭端以  
殘其衆而利源以興載觀斯世固有高才雄辯談  
笑而埶天下之事亦或博洽脩文曾富五車之書  
手操班揚之筆至于焚民之利顧戀戀焉弗能引  
而決之以賈禍媒敗者衆矣故見利思義古今所



難也葉母以閨房之人能返自來無後虞之金斯  
不足表而揚之以風汙俗乎作葉母還金傳葉母  
新安人今中書君彬母也隨夫封公僑杭時中書  
君甫六歲獲遺權函金二兩歸諸母母驚曰無力  
而有獲不祥環里問求亡金子終莫得母曰函金  
于權末賈也蓋罄其產而亡將無生矣夫已利而  
殺人大不祥將安用是乃命僮俟諸閭布販者亡  
金子涕泣言遺狀審果亡金者遂付之亡金子以  
疋布謝母又固却之亡金子感泣去明日率妻孥  
稽首庭下且曰我小子徐誠也惟母子子孫孫永

享祿後過門必拜母久不便途則專謁且以母德  
告諸人人而當世長者聞母還金德歌詠之撰述  
之集成卷冊云贊曰昔密康公得三女密母曰女  
三爲繁繁美物也何德以堪之必致之王而康公  
不聽王滅密密母葉母其見同而康公中書君異  
也今中書君直內廬日與宰輔供機事而他日晉  
陞無量矣班彪有言嬰母知廢陵母知興然則密  
母知禍而葉母獲福邪

○ 土太安人傳

嘉靖丙戌正月初七日太安人卒其子吾友蒼谷

王子以傳問竒顧竒也辱王子知爰以其所聞者  
序次之初正德壬申王子以山西左叅議官歸養  
不習王子者或非刺之戊寅薦叅四川不起壬午

改元奉

詔起用乙酉薦叅陝西起才五月而太安人卒王子  
匍匐出關哭之慟人以王子過禮矣夫王子之志  
可傷也王子學期壯行而十五年漠然伏里舍下  
夫豈忘情於斯世哉凡爲太安人也王子淬礪名  
節如完趙壁顧甘心謗議浩然長往夫豈以過行  
自履哉凡爲太安人也當王子之薦也方固辭太

安人命之出王子曰母老矣太安人曰正吾老汝  
宜出矧今吾尚健復幾年卽汝真弗能出矣吾將  
再世見汝大行哉王子幡然起單車入陝進退之  
志尚未定也乃遽及此王子之志可傷也其慟宜  
已太安人姓聶氏邠人平山先生之配也平山先  
生姓王氏名璇字天器以貢士授漢中府南鄭縣  
訓導陞宜川教諭以王子貴贈承德郎兵部職方  
主事太安人亦以獲封焉父聶翁個儻慷慨義孚  
於鄉閭人咸尊之稱曰聶翁母王孺人敦厚醇懿  
太安人生而異常女靜慧婉婉幼能服勤鍼絲終

日聶翁愛之每媒氏至聶翁輒曰女須名儒也時  
平山先生秀出士林聶翁擇而歸之初王氏爲邲  
大族至平山先生中衰矣太安人適遭其阨年始  
十七乃躬操井臼事翁姑曲逢其意翁病久護床  
妯娌事之或稍怠太安人爲益慎且曉譬諸怠者  
姑每病太安人晝夜扶掖至手滌溺器君子曰太  
安人孝姑性嚴家政必均妯娌或欲獨勞太安人  
者姑覺問太安人且曲掩蔽之伯兄父子習訟善  
誣衆共訾之太安人曰足誠未能感之他日復及  
太安人人或白之太安人曰誠不足也誠苟至奚

宜至哉君子曰太安人讓平山先生旣廩食太安  
人復內政甚理王氏中興焉成化甲辰歲大凶人  
相食太安人佐平山先生施穀賑饑全活餓人王  
富輩甚衆諸餓人死且言太安人不置平山先生  
在南鄭時漢中守長者也爲女擇婿因延太安人  
試問之太安人曰吾兒已指腹獲耦矣子婦董氏  
死南鄭平山先生任滿家衆欲瘞其地太安人必  
載之歸君子曰太安人義平山先生性介急酒而  
益厲太安人曲爲承順終其身敬如賓每平山先  
生從外來聞其履聲卽肅然戒容平山先生旣卒

家政悉聽王子王子方以安貧樂道爲高人或有  
所覬辭受悉聽王子曰勿奪吾兒志君子曰太安  
人順初諸婦或中饋未脩平山先生怒命撻之太  
安人持杖入厨惟擊藁席若撻聲子婦維多女視  
之有過未嘗回數撫愛王子兄弟備至及諸孫亦  
未嘗不以義方訓之君子曰太安人慈平山先生  
始一貧甚高氏女奔歸告饑適絕糧平山先生無  
何爲汲水綆復短續以腰帶女既飲曰水止止渴  
爾太安人抱之泣既貴顯每每稱說故貧時事弗  
諱寒素之士多述太安人志其妻妻得接聞太安

人者皆驩然歸也正德末諫巡遊者多杖死太安  
人聞之泣曰吾兒薄粥復自茲始矣君子曰太安  
人識太安人生於正統十二年八月十三日至卒  
享年八十歲子男六尚忠娶董氏繼趙氏尚文娶  
寶豐牛氏尚志娶劉氏尚綱娶周安人卽奇稱吾  
友蒼谷王子也尚明縣學生平山先生病明嘗割  
股太安人疾不赴試提學蕭公鳴鳳移文旌之娶  
汪氏尚簡冠帶生員娶郭氏繼文氏女三長適孝  
子高光霽先太安人十日而卒次適太學生劉山  
青次適里人于思瀾孫男十二女十七漸娶徐氏

津儒士娶郭氏渡聘趙氏長適周氏次適生員岳  
縉次適劉型次幼未字尚忠出湯娶馬氏湏生員  
娶宋氏闌聘趙氏長適周迪次適智思鳴次字郭  
上尚文出漸娶梁氏洞娶劉氏潺娶仝氏長字郝  
師堯次字高抗尚志出同壬午舉人娶祥符李氏  
和生員周安人卒與父廬墓三年父殤又獨居三  
年府幼俱未聘長適大學生信陽何夫次字葉縣  
儒士牛沈裕尚綱出長適高東次字劉桐次字生  
員張思次字宋光亨餘幼未字尚明出曾孫男五  
女五贊曰女德之貞尚矣卽其房闈閨壺之懿質

諸史冊君子固以爲難也固未聞布積穀活餓殍  
反忠致誠安貧知常儼乎丈夫大賢之極致者斯  
亦不足以式內乎太安人者蓋鮮矣

○ ○ 郭宜人貞節傳

慨夫淳風旣漓季世日偷苦節殊勞視爲身外蒙  
垢偷逸厚誣性命雖章縫之士且志圖乎膚敏矧  
簪珥之人能操存於恒一斯亦不足尚乎作郭宜  
人貞節傳宜人姓談氏戶部江西司郎中郭君汝  
能母也年十七歸贈君贈君有二子孟某仲爲郎  
中贈君歿宜人未及三十而孟某繼歿郎中甫九

歲當歲大凶鄉人宦而富者見宜人家貧又無依  
倚數凍餓幾死謂其志可奪媒問之宜人痛哭曰  
凍餓死小事耳吾不死殉者以遺孤在也吾豈畏  
死者即死可見吾良人於地下媒何以至此哉即  
噬指流血淋漓呼贈君之靈酌而誓之以示不二  
媒氏嘆懼而退乃力作田績撫郎中當就外傳時  
命之學用或不及鬻田爲資或解衣爲郎中購書  
而郎中學遂成登名正德丙子鄉舉錄矣後郎中  
歷州郡至今官濟職有聞者本激節婦之苦心撫  
教也嘉靖戊戌有司以宜人貞節事聞

詔表其門士大夫高宜人之節爭爲詩及文頌揚之  
乙巳太廟工成禮備

天子推恩臣下贈君得贈今政大夫戶部江西司郎  
中宜人亦獲贈云贊曰吾友王端溪曰易所謂貞  
夫一者其斯人歟夫古之制莫先範女師女師立  
而男女正萬化出矣談氏之行可謂錫類也

○○李烈女傳

他女之烈者耻污之辱已也死烈女已能潔矣而  
耻人之汚死焉嗚呼烈矣依李烈女傳烈女姓李  
氏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嚴伯村人錦衣衛冠



帶總旗德澄之女也嫡母劉氏早卒繼母王氏生  
母京張氏烈女甫六歲而父卒李氏名族門第甚  
高王氏恐其污也改事他姓烈女獨與京張氏處  
張氏者京師人故稱京張氏夫亡年少烈女不勝  
其污也然痛父之無後哀母之無依大哭三日服  
毒死年十四贊曰將不詳書其事烈女之心無考  
也將詳書耶甚非烈女之志也推烈女之心寧無  
書焉庶烈女之心慰矣古今烈女多矣事之難處  
情之難決如烈女則古今所無也嗚呼傷哉吾之  
爲此一字萬涕矣

○○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工部尚書陳  
公傳

公姓陳諱鳳梧字文鳴號靜齋陳氏之先金陵人  
後占著名數家於恭和家史始祥可祥可生道源  
道源生良佐良佐生季榮季榮生彬通地理學公  
曾祖也祖震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  
黃氏贈淑人父泰號東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母姚氏封安人贈  
淑人公幼而靈異生五歲東菴公卽命就社師所  
卽能勤勉同社生祀先聖卽取古聖賢列名號祀

之東菴公爲模夫子石刻像昇之里善繪者王隴  
嘉公志畫夫子及配哲像遺公公謹事於家南樓  
朝夕焚香拜春秋上下請於東菴公致牲品奠祭  
人有夢朝衣朝冠上下樓者皆謂公精誠感格神  
像來弘治己酉年十四提學教公山考附學教名  
士慎許可獨稱器公乙卯二十一鄉試中式九月  
東宮千秋節縣尹率僚屬稱賀四相缺一公卽代缺  
相登降卒禮若學生人知其偉度云丙辰登朱希  
一周榜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戊午授刑部廣西  
司主事清寧宮災公應

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

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將忠直謂太監何文  
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誣故勘吏徐珪論救哲  
編之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怒甚而哲又權幸所切齒者曰痛抑奔競曰  
斥絕異端曰慎重民力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用珪免考與本等除縣  
丞云辛酉主事三年進階承德郎東菴公封如公  
官肅淑人及配蕭淑人皆封安人大司寇閔公簡  
公入本科典章奏壬戌陞浙江司員外郎二月上

副榜舉人疏曰寬副榜之額曰弛限年之禁七月  
上嚴祀典以尊先師疏癸亥奉

命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  
部擬公便勘

孝皇遣中官問內閣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輔臣  
曰雖員外有風力者公以囚當死特失候

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紀錄法

上允之公嘗曰仕優則學必先審刑獄精律例方可  
及考古一時主事王守仁潘某鄭某皆名士也講  
學論文或至分夜當時或稱西翰林云九月陞湖

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公仰體

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為已任推行

聖制為十八條自為三十一條刻行郡縣為諸生規

品士維公同年御史第某公表第某列下第縣學

官為請白公曰顧公論在學校而提學學校首安

可私凡以督士者何邪閱卷務詳盡一字一句必

加評品曰一卷一人之功名也吾一人可受不明

即士子屈眉恨矣見星出見星歸五日召諸生親

為講解曰吾蓋作師勤先也日四生更迭在門諸

生來參者兩生引至堂唱曰某處生某人某事見

曰非特尊崇師道亦示無私謁也陞山西副使督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公曰是遵御史不遵

朝廷如職守何初湖廣當試期公預白之巡按巡按達大體者李君天賦從之後至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公自度不可以言語諍乃具疏兼程上聞

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試初湖廣時湯巡撫送黜退生且欲復廩翁巡按送民生十數人學公皆黜革之守武當者韋太監故司禮監也又正德時故事

二司皆坐旁席公謁韋府門中喬公報曰開中門則入否則投刺回及入公據正席而揖韋前席辛未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劫掠南贛提督發兵勦捕撫臣以公守柳桂蓋以接壤南贛也公檄守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攻復覽秀於湘江洞庭登眺於太岳石鼓所至查理錢穀詢問民隱暇則召諸生論文督武士較藝時郡守頌曰詞華宋玉號令條侯也壬申聞韋安人訃哭幾絕水漿三日不入口抵家哭又幾絕苑虞卒哭陞祔祥禫一遵古禮初邑城新築有喪者率入城公曰制喪不入城

吾道靈輻入非易簣意也豈葬之以禮乎服闋擢  
山西按察使丙子廷議起都御史王公雲鳳整理  
鹽法王公薦名賢七人代而公預焉王公篤道莊  
肅少與可俯視一世者也乃推讓公五月聞東菴  
公訃哀痛喪儀一如韋安人之歿戊寅服闋已卯  
補河南按察使辛巳谷闈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黨之梟素擅權驕貴視  
公卿如僕吏副使王公絪出謁人曰谷素尊大當  
長跪王守道士也曰君子寧身被窘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大用果怒辱之河南二司聞之大懼議

接見禮公曰三司方面無跪人禮在禮當留茶話  
衆皆默然公曰王公見辱勢孤耳今吾三司俱在  
彼雖恃勢亦不能加至則長揖再拜大用果答拜

茶話如禮

皇上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二曰崇聖  
學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祭六曰舉  
人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既明決而法  
律又精故無冤民省發明速無罪者令各自便歸  
故胥吏解人無以投其隙兩省刑獄稱允克云陞  
山東左布政使案無停移門無候人一切銀兩付

之右布政陳君奎凡收支秤扣一任之陳而公分  
毫不經手曰士之清猶女之節豈惟身不可失男  
群亦不可入也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益都  
萊蕪礦賊王堂等聚衆流劫山東河南北直隸勢  
甚猖獗公相機剿撫捷聞降

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

朝廷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覃恩公進階通議大夫祖考妣考  
妣俱獲贈甲申三年考績廕孫圻入監讀書初公  
以山東差役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

務從節省安靜不擾其大者奏聞臨清倉夫級管  
倉內官剝削需索且拘留數年不得脫應是役者  
往往傾家甚怨苦之公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官  
馬之養死補備驢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公亦  
因事奏令每馬徵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補云政  
南京都察院攝院事八月上丁祭先師故事五品  
官前一日常服至文廟四拜禮回公檄各官祭服  
陪祀先赴監禮御史報名查考改南吏部侍郎遷  
右都御史總理糧儲兼巡撫應天十一府地方時  
寧國府宣寧五縣愚民相率擾亂凌辱官府據守

城門內外不通蓋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而淳  
民日困腴田多爲宣城五縣富民買去淳民屢奏  
貧困賣田狀先撫臣議覆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  
諸縣本均平法當時有司處之失當故致變報至  
人心懼惑然是時符驗關防書吏俱未至公從權  
諭撫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分五縣民  
卽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議馬匹仍  
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奏下如擬而  
淳及五縣民心俱服廕孫圻殤公以疾乞休  
上報曰卿敷歷中外素有才望南畿重地宜用心撫

巡以副委任不允辭初上元江寧二縣差役斃重  
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徃徃投充內府神帛堂以圖  
影射正德十六年

詔革之後守備中官復奏補貧下之民將逃竄公具  
疏奏免南京各衙門非奉公差輒檄望夫隸輿馬  
硃墨紙筆柴炭小民怨苦公檄下應天府力禁之  
由是小民雖得息肩而顯貴者頗不說蘇松等處  
稅糧甲天下逋欠者多大家公下令曰租五十石  
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解爭完報於是大家率  
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坐至破家不革公檄府

卷八  
候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之弊絕再疏乞休  
上溫旨勉留男曙補廕上疏祠武進兵部尚書陳洽  
於常州府毀淫祠祀土穀之神令春秋仲月里正  
率戶民致祭會飲讀法或爲社倉儲常平或爲社  
學訓蒙士復疏乞休

上復勉留再疏未及下而不知公者惑於顯貴人諸  
大家多口論罷公矣公怡然就道旣抵家閉門掃  
軌不輕接謁進脩著述無間時日辛丑三月中旬  
疽發於背至四月初一日酉時卒卒之辰尚泚頰  
衣冠如平時享年六十有七訃

聞賜祭二壇官爲營墓事贈工部尚書云公容貌偉  
秀儀度儼雅望之知其爲有道人方剛執法人無私  
干雖權貴不少假借然謙抑恭慎不以爵位自大  
一念好賢之心不啻自口出爲政以人才教化爲  
先歷官所至興學校褒節義禮賢後獎恬退黜奔  
競賑貧乏抑豪右凡有裨風化靡不舉行立法雖  
嚴然以惠澤爲主故山西河南湖廣啓行時士民  
號哭擁送道路填塞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然必以  
禮節奉先有祠歲時朔望朝夕皆如儀強學日新  
老而不倦所著有脩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



古易靜齋奏議學以聖賢爲師範不屑屑於詞藝  
之末整庵羅公欽頌曰公手不停披集解六經多  
至百卷旁搜約取率有定見而不爲苟同近世異  
言滿耳離真失正終莫自悟後生小子或分一席  
寓一榻於斯以日聞公之緒綸以弗迷其所向又  
非幸歟而胡公纘宗亦曰公之學古學云配蕭淑  
人子男三長時次曙補廕者也次睢女四孫男二  
長郎圻次垣贊曰爲國任怨者臣之忠忘一身利  
害者士之節當正德時權宦肆虐流毒縉紳省閣  
臺垣罔不降志屈身常太監之正席谷大用之正

禮不亦壯哉今時豪傑臨死生禍福大節輕若鴻  
毛漠然無所動顧于監察諫垣則默然退遜莫敢  
與之較是非品得失湖湘之黜民生晉陽之阻小  
試侃侃然無所顧忌非古之豪傑乎至於南畿之  
政孜孜爲民而貴宦大家之怨不避焉雖終罹多  
口遺佚沒齒臣忠士節斯無負矣昔公之每離任  
而行也士民輒號泣擁留填塞道路有由然哉曾  
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公卒之辰尚  
兆頽衣冠危坐西廡則平日之矜持於動止威儀  
可知矣然則考公歷履有本者如是爾胡纘宗氏

謂之古學也信夫

○嘉議大夫總督漕運兼巡撫淮陽等處地方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西溪屈公傳

公諱直字道伸姓屈氏號西溪其先楚公族漢高  
祖徙齊楚豪傑於關中屈氏與焉遂爲華陰人曾  
祖亨洪武初書幣徵禮甚急亨雅不欲仕附族人  
從戎者免祖諱韶字九成號誠齋經明行脩歲薦  
入國學祭酒司馬公詢器重之仕山西隰州同知  
有惠政隰人至今稱說不忘父諱弘仁字愛之號  
樸庵涉獵諸史小學善楷書秉義執禮至老不倦

以公官刑部時封奉直大夫署郎中事員外郎母  
李宜人公甫十歲而李宜人卒繼母劉宜人撫育  
之初公生之夕樸庵夢日出大如輪紅光異常流  
入于懷驚覺而公生天性聰敏過人六七歲時樸  
庵口授以詩歌及大小學論語經文卽記憶不忘  
稍長就師慨然有志聖賢之學手不釋卷隆冬盛  
暑或誦讀徹夜成化乙未充邑庠生庚子浮梁戴  
恭簡公歲試至華陰恭簡規法未成材臨時不得  
爲成材文時學官怒公貧故以公當未成材公旣  
就試兩題皆爲之又皆甚佳恭簡深加獎譽而撻

快  
直作吏

學官秋遂中式甲辰登李旻榜進士秋九月劉宜  
人卒公守制適歲大饑絕糧推官賑華陰公謁推  
官乞賑推官曰三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  
官日訊罪囚數數見邀恐生物議推官曰子家貧  
甚賑濟能幾何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  
邀子來故示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  
曰在使君高義則可直則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  
賑公道可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  
哉推官嘆服謝丁未授刑部浙江司主事執法不  
撓案無滯獄不數月主事聲名籍甚尚書江西何

公甚禮重故事郎中缺員印必他郎中署有員外  
郎亦不得印時司員外郎郎中俱出勘何公輒命  
主事印主事以故事辭尚書曰主事非常主事亦  
不可以常格待也刑部主事署印蓋自公始故部  
獄卒往往厚索要囚稍不如意輒縊殺之公點獄  
事卒白縊縊殺一囚是夜夢囚訴卒明日根治得  
狀白于尚書尚書曰要囚也姑置之公執不可卒  
論如法自是卒無敢殺囚者錦衣奸人依憑權勢  
郡縣土賦至輒局誘解人代納號稱攬頭徃徃負  
苦解人多令破產有數攬頭發覺公白尚書按治

尚書不許公固請及逮繫攬頭權勢人果邀奪之  
尚書聞之且懼且怨曰我初不許今何也縱之如  
法何急之部且多事矣而急請錦衣謝公曰直自  
有處老先生勿慮也明日入朝言於錦衣曰攬頭  
犯法刑官逮之柰何弗與錦衣

朝廷心腹法官乃不容刑官守法耶錦衣曰法不敢  
撓畏君法外之刑耳公曰縱罪人固非法有意加  
之亦非法也直亦奚敢錦衣喜曰如是諸犯卽當  
出矣明日送攬頭至徵其賦直俱抵之罪尚書復  
大喜弘治壬子陞廣西司員外郎甲寅朝邑韓邦

奇侍父福建按察副使蓮峯先生入

覲駐通州卽命邦奇訊公時邦奇來自閩七千里又  
蓮峯先生與公新結男女之好也公留食出生韭  
一品湯粟數盂邦奇飽食之公曰子饑甚也邦奇  
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不敢不飽  
也明日邦奇反命蓮峯先生方與同 覲者叅政  
陳公奕邦奇言陝西有人屈秋官不負門牆蓋公  
蓮峯先生授經生也因言留食事邦奇時年十七  
陳公以手執碁熟視邦奇謂蓮峯先生曰恠哉此  
子顏子之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乙卯陞山西

司郎中遼東巡撫武臣交惡

朝廷命選差剛正官勘問屬公偕給事中于君宣公直巡撫而抵武臣以法武臣枉狀奏公徒有清白之名而無變通之才又謂公本光明正大誤聽按察之言而重彼罪

朝廷知公論當不問公刑部歷三司幾十年訖威訖富權貴人憚之丙辰陞重慶知府土官軍衛雜處且富庶而謗議易生自有知府以來無見任陞遷者云風水使然也公既拜命人或以是慮之公曰試使夷齊歛終當不易心貪泉之不能移也又曰

上君子盡其在我陞遷何足較公既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公征需七八千金公嘆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而爲此橫斂耶取簿付之火府有妖擲瓦石毀人房屋先民居漸及吏舍及首領佐貳官又有火災或柱頭房簷或牆頭積草有火起或柴頭有火或綿絮包火落于民間房院內公乃告於城隍謂城隍與直相表裏皆受

天子寵命以主此一方若強暴橫行及民之不得其所者則是直失其責矣妖恠肆行以爲民患尊神亦安得辭其責哉伏望宣越神威滅此災異毋或

曠職以作神羞妖火遂息境內旱禾稼枯槁公將  
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雲如蓋  
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見而私驚異焉既而  
果大雨如注歲則大孰於是重士大夫有三異贈  
卷守重慶凡九年撫按剡薦者八疏巡撫蕭君又  
特疏薦曰重慶地方軍民雜處民尚囂訟素稱難  
治入其境見六事孔脩四境又安倉庫有餘羨之  
積囹圄無留滯之囚存心正大而有廉慎之操處  
事公平而著勤能之譽乃四川多官中之傑然者  
必須不次擢用方協輿論乙丑冬陞河南參政永

城縣楊姓者爲豪族誣苦公得狀治豪族罪楊氏  
獲伸爲公立生祠初布政司二門外居民叢聚貨  
食及公署印事咸徙出外公恠問之咸謂使君衙  
無滯事人無久留者貨食不便徙出別求生理耳  
撫按交章薦參政正德丁卯陞浙江按察使公自  
念官以提刑爲名以按察爲職深懼負乘鞫問糾  
治一以至公處之非約自持門無私謁法無枉縱  
一方澄清司禮監巨璫劉籍故都御史錢公鉞家  
未至公陞河南布政將之任鎮守劉公謂公曰劉  
太監聲勢甚大公去事難濟矣劉璫至果怙勢作

威欲三司跪謁公率衆不屈劉璫怒甚衆懼莫敢  
言公從容曰

朝廷之下衙門最大者內府司禮監

天子之下內臣最尊者蟒衣玉帶太監我輩豈敢不  
敬第不知見怒得何罪也劉璫卽改容曰憲長好  
人援公手揖衆入坐衆謂公旣不激劉怒又不瀆  
禮善處也初公至浙巡按欲懲司吏公曰事不集  
大抵皆官也乞寬三月事尚爾豈惟吏官亦當論  
巡按罷懲不待期皆報完甫至河南陞太僕卿太  
僕司馬利近宰相沿爲奇貨地包攬代納請托苞

苴百計求中至郡縣亦歲有常例馬多不堪公力  
禁革之太僕爲之肅清近幸不悅乃相與共譖于  
權瑾瑾令邏者偵察盡得其情乃謂人曰屈某好  
官太僕官久習污濁今別是一衙門也諸譖不行  
遷南京操江都御史復改南京大理卿多所平反  
有駁稿存未幾復改漕運都御史公以運艇多稽  
遲置方眼簿給付運官日記所運水程及阻風守  
淺時日備查考其法至今用之故事都御史例坐  
漕運總兵左瑾不悅公乃托此曰都御史豈大于  
公侯伯今屈某坐伏羞伯毛銳左且云舊例我差

人拿來看是舊例否公將上京議事山陽知縣魏  
銀器一卓公怒甚知縣曰舊例也公曰是何憲綱  
所載責知縣叱出瑾既敗某御史倡言公爲瑾鄉  
人數數遷轉宜罷遂致仕初當道與藍田南氏有  
故怨公連姻南氏當道欲傾公雖一歲四遷實惟  
布政遷都御史耳而言者不察又公爲按察時某  
御史爲歸安知縣民告言知縣科歛至萬金公按  
治之知縣懷白金三百兩魏公求解公叱却之按  
治益急而公陞河南知縣遂得解及知縣爲御史  
起復赴京至淮安謁公漕府執屬官禮甚恭公喜

宴談及浙事偶忘其爲某御史也因言直平生未  
嘗分毫苟取如浙屬一知縣魏金求解贓事當時  
叱出及今猶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某御史色沮  
俞恭公恠之及罷會諦思之則某御史也公大悔  
恨無及矣及某御史至京而瑾敗當時科道皆嘗  
伏謁瑾惟某御史始入道於瑾無染故得肆意傾  
擠不特公一人也衆雖知公枉然畏某御史莫敢  
言公直而有謀剛而不虐才敏而力足以行之故  
宦迹所至皆有聲稱與人言悠悠無隱豐豐不倦  
然亦以此得罪于人嘗曰造化運而不息君子憂



勤之心無時而可逸居官則當盡心國事居家則當盡心家事優游自放不幾干猖狂耶故公里居以來二十年耕讀不倦嘗身親農事手披載籍爲子弟式雖官至大臣非慶賀大賓客未嘗衣錦於人無貴賤謙謙致禮無少慢事樸庵孝樸庵年九十卒公年七十哀毀皆如禮公第泰寓京感時疾公親視湯藥家人以傳染諫公曰兄弟至親豈得相避忌如此哉時有名醫然難致公跪於門醫感而至謝禮亦不受曰公爲友愛人某獨不得爲義人耶嘉靖丁亥奉

詔進階己丑總制尚書王公疏薦起用不果公才足以勝重而見沮於怨者知公者咸惜之公年雖七十餘而強健如少年衆謂必有樸庵先生之壽一疾竟不起其亦命也夫訃聞

呈上遣官諭祭塋墓事公生於天順戊寅八月初五日子時卒于嘉靖辛卯六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有四配石宜人側室田氏子男四召國子生娶王氏繼娶宜氏登娶榮氏石宜人出嘉邑庠生娶李氏愚漢幼未聘田氏出女五曰士適洪銅縣丞李鉞曰淑適山西布政司叅議朝邑韓邦靖曰愛

適國子生商州南漆石宜人出曰淮適邑庠生靈  
寶許侂曰五字邑庠生李光祖田氏出孫男七孫  
女五贊曰廉者士之大閑也簞簋一污周公才美  
不足觀也已世之人假借貴觀顏色以耀閭里受  
昧惟來以瀆知厚者衆矣卓哉公乎歲饑乞賑顧  
乃辭曰三之請却賂脫罪人之惠至今聽其言凜  
凜然令人振奮感動肅恭生敬起採薇簞瓢之志  
孟子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一於義而已矣當  
其時閉戶饑死則於陵仲子之儔又非公之志也  
予既詳書於傳而復論著於此使吾黨之上景行

仰止且知先進登大位非倖致也

○ ○ 王安人傳

安人姓周氏吾友山西參政蒼谷子王君之配也  
以蒼谷貴獲封安人云初母劉感異夢而生安人  
育於嫡母王幼警慧異人父九梅君與平山居士  
君飲懽因出安人平山君詰以誰氏所生或給以  
劉或給以王衆方園視聳聽安人指園南大桑樹  
曰我其生於此邪衆咸異之平山居者蒼谷父別  
號平山居士云年十四王命學女工於蘇姆鍼絲  
慕組輒盡姆巧乃又時或過之於是姆歎曰周氏

兒妙麗不常我安能爲若師也二十歸蒼谷隨蒼  
谷入國學及歷事通政司既竣蒼谷將謀歸安人  
曰事垂成而欲棄之邪於是蒼谷感其言卒與龍  
湫浣溪諸子相與講習於京師安人率以女工茶  
菓佐蒼谷夜誦而蒼谷之學自是有聞矣王氏既  
世以樹德不積資業而蒼谷又操行務脩潔故蒼  
谷雖歷政府至夕面衣金紫比其棄官而歸也家  
無餘畜安人勤紡績時孕字以奉姑氏供賓客故  
蒼谷再詔不起時謂安人有助焉安人雖女子然  
有識度初蒼谷爲舉子時邸巷有惡少橫逆蒼谷

不能平安人勸止之乃是晚惡少以他忿縊死蒼  
谷爲吏部時同官以吏故觸怒太宰蒼谷遂欲決  
去就安人曰柰何以小忿而忘大功且中人計又  
太宰意未可知也既而竟得考上下辛未六月晦  
京師大水比舍傾壞衆懼謀徙安人從容具饌且  
給比鄰竟亦無事安人事翁姑以孝處妯娌以讓  
待童僕以恩平山君之卒也聞訃幾絕箠簪珥以  
治塋凡朝夕虞哭朔祥莫祀皆取辯於安人然又  
甚精潔也祖姑李年九十衣服必手製飲食居起  
必扶佑之李病且不起矣聞安人茶至則茶饌至

則饌他人奉之則搖首不食媪氏有毀其匙筋出  
評語者安人笑頂之顧轉怒欲歐則安人匿不可  
見矣僕春陽得罪蒼谷欲搯伏懲之安人曰遣之  
足矣或欲拘其衣糧安人皆與之安人雖不讀書  
而曉識義理自歸蒼谷非賓客祀祭慶喜事不施  
脂粉當居平山之喪安人去母氏既若干年比至  
郊偕蒼谷奉几筵禮後方歸寧一布紉歷五兒不  
易嘗亡一劔行坐思之既得乃已曰物雖微非婦  
慎也蒼谷每集諸名士飲安人輒於筵後識聽其  
語退與蒼谷評之皆當其理乃於己卯十二月二

十二日以疾卒卒之前二日家人欲問巫安人拒  
之安人生於成化己亥閏十月初十日巳時至辛  
享年四十有一子男五同娶何氏合才府常安人  
卒後兩月而殤女二曰淑媛字何某荷媛贊曰霸  
妻勸起樂羊斷機世稱蒼谷子今之有道人也及  
觀王安人譜而知其有由矣夫其他懿行淑言固  
婦職之恒也若其居平山之喪禫而後歸寧則幾  
於聞道矣豈可以常女子論哉而其所享顧若此  
蒼谷曰蓄而未發勞而未逸耕而未食豈不信歟  
嗚呼惜哉

○韓氏三世貞節傳

孟子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然亦樂有賢姑嫜也  
內德之教其感尤深也我韓氏自先祖母張淑人  
至貞恒一先媪雷氏繼之弟婦許氏又繼之一門  
三節世所鮮見豈非有所倡率儀式而然哉嗚呼  
我韓氏何不幸三世見天禍又何幸三世得貞婦  
也作韓氏三世貞節傳先祖母姓張氏年二十七  
先祖贈都御史府君卒先君生纔數月祖母性剛  
嚴先伯父年幾五十怒輒撻之凡呼子婦稍遲不  
唯卽以兩手自擊其股股爲之青我先君爲刑部

郎中時

孝皇覃恩群臣親老者許歸省先君奉命至家時先  
母亦兩封至宜人矣祖母命先母與伯母負水先  
君他出歸見命二隸人代負祖母怒持杖迎出將  
擊之以杖指先君罵曰如有皂隸令皂隸代無則  
不喫水邪先君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  
子薄弱且有娠以是代之祖母怒始解病革已易  
箆就正寢忽張目呼予曰邦奇幾乎忘却一言我  
死後無與爾祖父同穴予曰何故曰我節婦也豈  
可又與男子同穴予對曰正爲我祖父守節正當

同穴又曰汝仔細滴量無致人恥笑氣遂絕有司  
上其事

聖旨建坊旌表其門雷氏年二十五夫韓繼宗卒遭  
繼姑之虐怒輒以簪刺其股肱流血淋漓又遭惡  
叔凌害百端竹罄南山晝理生事夜則閉門慟哭  
徹夜有司上其事

聖旨旌表其門坊價已領時值饑饉食費之坊牌至  
今未建雷氏大名府同知爵之妹也爵清脩苦節  
老而彌篤可謂難兄難妹矣許氏年二十四夫韓  
邦仁卒無子家用不足辛苦萬狀巡按下所屬辟

節婦本縣以十人應命巡按以其太多取年最少  
而無子者三人許氏其一也奏下禮部行憲司覈  
勘覆奏下禮部三人家貧無後至今未蒙施行可  
嘆矣許氏鄉善士英之孫女也英脩行執禮若  
儒生鄉人敬服贊曰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  
四五十年間春花秋月夜兩鷄鳴非鉄石肝腸  
金玉操履其能堪乎我祖母當易簪之時發死  
不同穴之命則五十年來競業自持可知矣然  
尚處頽境也雷氏則當其逆然有子可依許氏  
則無子矣更何所爲乎詩曰人之秉彝好是懿

德信矣夫

○韓邦靖傳

韓邦靖既卒其兄邦奇墨淚而作傳且叙曰昔者班固范曄雖非理人亦非有貫盈之惡也及其身被淫刑當時不以爲寃後世且議其非竊嘗疑之及觀兩漢書而知其由矣夫人之所履可枉於生前不可掩於後世君子力善而蒙禍小人肆惡而幸福所計以伸者非史冊乎乃又昧焉天災人禍茲其至矣今觀兩漢書上下數百十年中間其無因其同已而隱其惡者邪其無因其異已而蔽其

善者邪其無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邪其無善或遺而惡弗盡而善惡顧或背之者邪數者有一焉固也曄也奚其辭嗚呼宜矣亡弟病且亟謂予曰我病且死兄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真者也夫惟愛我之深痛我之至知我之真也我即死兄必自爲我作傳昔我之有生也每聞大人君子之揚我也惕惕然汲汲然求以副之懼或負焉爲知已羞今兄之述我也可無盡也弗可過也其有過之者我今已矣進脩者無地即我負過情之耻於終天矣夫愛我之深痛我之

至知我之真也而可使我至此也予泣而允之亡  
弟既卒予乃爲之傳上懼固擘之禍下傷亡弟之  
志弗敢一字無情焉嗚呼痛哉嘉靖二年春二月  
十日靖歸自大同謁孔廟揖邑宰拜先隴牲見於  
祠堂與諸兄弟登堂稱觴於母氏懽宴終日乃是  
月十八日病損食不豫其兄邦奇爲之遠近迎名  
醫皆不卽功乃愈益病四月十日夜冠如平生呼  
邦奇曰吾將逝矣十九日必大雷雨卽爲我戒衣  
衾又曰先君之歸在是月二十一日吾強待之使  
兄好作忌辰也十九日昧爽天色晦冥家人恐靖

覺雷雨遂逝令二人力掩其耳問曰掩耳者何也  
邦奇給之曰醫謂掩耳息氣也已而果大雷雨如  
在寢室門牖皆震動而靖不語矣邦奇爲之正冠  
乃搖首邦奇泣曰待二十一日乎乃首之二十日  
邦奇問曰歸期明日乎靖不應邦奇痛哭曰吾弟  
力不能支矣乃又首之俄而遂卒卒之一月武功  
康對山來吊曰往年秦山崩吾謂三秦豪傑必有  
當之者旣而何仲默卒吾謂仲默陝西官山之崩  
在是矣今乃知非也乃應吾五泉子靖字汝慶別  
號五泉子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也其先爲慶陽



府安化縣人宋元以來世以武宦元末以金牌萬戶鎮蒲關蒲關即今朝邑東境也洪武初至髯翁始罷武階為齊民遂為朝邑人髯翁者韓氏朝邑始祖多髯家史失其名故子孫相傳為髯翁云髯翁生平輔平輔生得春得春生恭恭生整整生顯贈奉政大夫刑部山東司郎中顯配張氏封太宜人旌表節婦生紹宗字裕後號蓮峯鄉學士以蓮峯長者呼為蓮峯先生云蓮峯先生起家進士累官按察副使加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配閻恭人弘治元年閏正月初一日子時生靖是夜閻恭人

夢聞五色雲中奏異樂玉女十餘人持蓋擁一美童子入寢室覺而生靖靖生而靈異三歲能哦詩百餘首四歲蓮峯先生命之讀孝經未終篇即能自誦小學即了大義五歲蓮峯先生抱之讀文王至德篇忽掩卷若有所思蓮峯先生問之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安得同為聖人蓮峯先生大奇之八歲通舉子業十四舉弘治辛酉鄉試二十一登正德戊辰進士己巳二十二除工部虞衡主事陞都水員外郎甲戌二十七以諫罷歸辛巳三十四奉詔起用嘉靖壬午三十五擢山西布政司左叅

議癸未三十六自劾歸歸之四月而亡云其在虞  
衡也部檄監收十庫時宦勢正熾大廢舊典部官  
往下吏視之靖至庫群宦不爲禮乃自取坐前席  
群宦不平給曰部尚書至因起徹坐靖詰之荅曰  
部官故事無前席者然止一飯無預庫事也靖曰  
然則我當回耳荅曰當署案靖曰部官無預庫事  
者安得復署案群宦不得已卒如舊禮既而又檄  
監收黑窯廠廠亦宦者主之廠弊尤甚靖至廠數  
日群宦款以厚燕而不言公事靖曰可臨事矣乃  
身自視秤群宦笑曰部官領數耳柰何瑣瑣如此

吾輩厚費而來此欲何爲靖弗顧群宦始動以禮  
福次誘以情禮終不移後適靖次當浙江抽分去  
矣拙分者司利之職也人率避嫌重取於商進羨  
餘以自白靖曰避已嫌而困民非忘身之臣也乃  
下令非巨材若竹木成器者皆免徵比滿代正課  
且不足部科皆以法奏靖靖亦自劾求罷賴宰臣  
知其事得原先是課皆寄府幕官領之靖曰府有  
司幕卑官使司重利部官欲之幕無如之何乃建  
言寄布政司又建言抽分司有刑獄事悉發按察  
司庶法無所出入皆至今爲例初鎮守劉太監者

谷大用黨也多權術榮辱生於造次浙之百司皆倚事之故事每抽分歲聽囑客賂千金靖一無所聽劉始怒而終信之後幸宦來浙將索之分司劉曰某願代奉勿求韓主事也壬申南北直隸諸路盜起

朝廷命將征剿例工部官一人前除時賊勢猖獗出沒無常至馮陵郊甸行者多遇害應行者數輩皆懼甚假告圖免有泣於尚書之側者尚書亦莫忍決次不當靖尚書知靖素勇敢可使數日靖靖毅然請行道數值警言而未遇害然亦危矣已而陞員

外郎擢徃直隸陝西山西查徵歷年匠班值既見其民貧甚乃建言宜罷徵是時急於用財不許後以乾清宮災竟罷之而

天子于是方以災異下詔求直言者靖歸上疏畧曰夫民者樂安而思治惡危而厭亂向背之際甚可畏也臣竊見

陛下自卽位以來朝政不脩經筵罔御盤遊無節狎近群儉摧折骨鯁之臣閉塞諫諍之路百度乖違庶事叢脞府庫空竭閭閻流散也賊災異荐至迭興危亂之形已成社稷之憂將大頃者乾清宮災

陛下下詔求言在位群臣疏論剴切時政缺失指陳  
畧盡天下之人皆以爲天心仁愛啓佑

聖衷必將延覽聽納革既往之愆圖維新之化澤潤  
生民永昌社稷在此一舉不意

陛下徒事虛文不脩實政凡諸過舉仍遵往轍臣工  
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舊體行乃又以言罷去天  
下人心莫不囂然沮喪以爲

陛下遭此大異因循恬安尚復如此是

陛下無悔悟之期天下無治安之日涣散支離不可  
收結書曰民可近不可下下尚不可而况使之離

哉夫親離者家散民離者國搖故漢儒有去朋之  
言先哲有博沙之喻臣每念及此實懷隱憂伏望  
陛下以社稷爲念將各官章疏采擇施行將前後言  
事得罪之人并黃體行取回錄用于以收旣散之  
人心迓將來之福澤天下國家不勝慶幸疏上  
天子震怒繫錦衣獄給事中李君鐸率衆論救之乃  
得奪官爲民家居八年餘足跡不至城市明農之  
暇閉門自檢而已初蓮峯先生旣里居邦奇亦遣  
爲民人皆以靖性敏年青勸之專意讀書靖曰已  
欲資見聞而以勞事遺父兄豈其情哉遂躬親農

畝腴自甘樂如也九川呂子曰五泉子可謂孝  
弟力田矣時御史師君存智范君輅給事中徐君  
之鸞皆奏起用不果行令

上卽位起擢山西布政司左叅議分守大同靖起自  
廢黜感恩圖報單身之任不挾童僕精白展布知  
無不爲革奸弊卹民隱輕徭薄歛訟獄平允權豪  
歛迹又以邊陲之地兵糧所係止一分守分巡非  
如省下三司并置也而分守官故事無印弊端之  
起實由之乃上疏援提學水利例請給關防時又  
以朝廷脩定策功賞議內閣外戚潛邸臣將

靖以

高皇帝定萬世之策兄終弟及令

上乃天敍所宜諸臣何功之有亦上疏論之皆不報  
高山陽和等衛軍人開墾草場數千餘頃皆爲豪  
家占種靖皆奪之歸於官招人佃種乃上疏畧曰  
公侯之家平原負廓膏腴極望水陸衝要棟梁滿  
市歲入之利蓋已饒餘豈應復于邊方爭此微利  
不過爲鼓鍾之餘緒庖厨之厭棄耳卽今邊儲大  
困軍餉不繼荷戈之士金玉糟糠饗殮草樹前項  
地土招入佃種每畝徵糧五升可得千石則一月

之間千人飽食而佃人之利不與焉其于公私不無小補矣疏奏亦不報未幾大同歲饑人相食又奏議乞發內帑賑濟事下該部部不許且駁之靖憮然輟食將再論之或曰君之心盡矣其不行者責有所歸君何自苦如此靖曰言而不復自謂已責已盡而委咎於人此詐臣之自便而釣名者之爲也乃復抗疏論列其畧曰臣因大同地方民貧歲歉具奏蠲免停徵稅糧近奉戶部行臣文劄似以臣言爲妄臣觀本部所議有曰正德十六年大同有災州縣衛所已照分數除豁無災稅糧不知

緣何停徵者臣惟大同連年饑荒小民貧苦去冬今春斗米幾值銀三錢事勢之極言之不殫至于先年奏報災傷欠真乃是有司不恤民隱之罪豈可以此遂以爲大同有無災之地有不饑之民哉本部所議又有曰大同一鎮本部給發甚多者夫大同所發該部錢糧乃是供給軍馬調度之用固未聞該部發幾萬兩濟某縣之饑又曾發幾萬兩寬某州之稅也今乃以此而塞臣之請是猶以東家之負欠而奪西鄰之契券也本部所議又有曰本鎮歲徵不足歲用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

則在民收貯在官者堪以接濟則拖欠在民者乃  
可寬徵者臣愚不能遠舉古昔且如成化年間山  
西陝西之饑比時

朝廷亦發太倉銀百餘萬兩分遣大臣出賑近時山  
東直隸亦饑

朝廷亦發太倉銀數拾萬兩出賑臣愚不知彼時發  
銀之時各處地方在官者豈皆在在贏餘邪亦爲  
當時在官者已竭而後發太倉之銀又未知當時  
各該地方賑之而仍徵稅糧與否也大同之饑實  
與之同而又過之賑濟旣已不得求免稅糧又所

不允是大同之民旣不得與往日山西陝西之民  
比又不得與今日山東直隸之民比也夫邊民之  
苦較之腹裏特爲異甚腹裏每畝徵草二束而大  
同乃每畝四束腹裏稅糧每有輕折而大同存留  
之外皆供王府祿米此其苦一也地寒霜早耕獲  
不得其時或有虜患人畜時亡此其苦二也軍儲  
缺乏每有動調人馬輒搜索民間名雖和買其實  
害不可言此其苦三也商販不通無貿易之利此  
其苦四也州縣長吏舉人者少進士絕無惟知科  
索不知撫字而各衛所首領官員及分守守備內

臣此肩而立皆須供億民少官多此其苦五也是以數十年來村邑蕭條版籍凋落其視成化弘治以前十去六七此而不恤必至無民若苟無民豈有大同既無大同豈復有京師夫邊民者所以捍御腹裏

朝廷恩澤宜特加優渥今乃有腹裏所無之苦無腹裏所有之恩何也今大同北有強虜南有礦賊而號稱虎頭者時又竊發今州縣小民以升斗之粟坐強盜死者不少中間有弟兄三四人者又有親戚三四人者此其事勢豈可不慮夫民心離向機

微隱伏固知

朝堂之上此非所急至於變生禍作獨不用財乎該部所稱天之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是誠至論臣愚不知今日之財貨果在官乎果在民乎若以爲今之天下家給人足臣雖無似斷不敢以是欺

陛下也昔者

先帝臨御號稱積財如權奸劉瑾宸濠錢寧江彬張銳之屬皆富敵于國命皆抄沒在官當時內府即無人掌管豈無文簿收記此乃今日財賦糧源之



地司國計者正當惟是之求當稽其出入而盡還之于太倉使宮闈不得占據貴戚內臣不得濫竊一疏不允再疏請之再疏不允三疏請之三疏不允則以身爲之去就繼之者又復如是則聖明之上豈有終不見從者哉足國裕民實在於此若以此等財貨皆入左右近侍宮闈貴戚之手不可必得而姑民之求則非今日

聖明之治而亦非天下之所望於該部者也該部所議又有曰若是依擬停徵盡免作何區處可勾放支臣愚以爲區處之策惟力請內帑之銀是也臣

聞之古人賢聖君臣所以足國裕民亦自有其道昔者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而復今年賜民田租明年賜民田租衛文侯衣大布之衣始年有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今朝廷之上內外官廕日有溢書貴戚賞賜占據橫不可制司禮監之奏乞諸內臣之濫設言者屢及之而不抑所以糜爛其財賦者不知其幾何此正司國計者之憂乃于靡有孑遺之民而屑屑取盈焉此其道何也臣前奏免糧該部令臣查考區處見今有司徵停兩無所從臣近日又奏邊務事亦未

奉有明示敷政優游固為  
聖朝寬裕博大之體然于臣等小臣熙事圖功承流  
宣化不無延引歲月伏乞

陛下特

勅該部查臣所奏如果妄誕乞即加罪謹明示天下  
以為人臣不忠之戒如或有理乞即施行免賜立  
案及又行查以消時日臣不勝戰慄顛望之至事  
復下該部部司頗不說靖亦不顧於是侍郎臧公  
鳳經畧宣大疏薦畧曰臣伏見左叅議邦靖穎秀  
夙成早登科甲操心平正而素履清慎居官奉法

而威富惟訖問學博洽議論淵源任之提學必能  
以身率士薰陶德器上可以華國下可以有造其  
于治道必有裨補矣都御史楊公志學亦疏薦畧  
曰左叅議邦靖操持剛正每法乎古人問學優  
長心每存乎澤物乞將邦靖遇有提學官缺推補  
則將來賢才日有成矣御史俞君集亦疏薦畧曰  
左叅議邦靖有學有守動以古人自期有猷有為  
志以救民為急上皆下之吏部先是八月靖疾作  
雖已平復慮或春深復發遂上疏乞休都御史張  
公文錦疏留曰臣伏見左叅議邦靖學術醇正人

品清高以方壯之年當難爲之際輕徭薄斂革弊  
除奸一方軍民之所仰賴雖稱有疾尚堪調理乞  
將本官陞授兵備副使仍留本道以慰軍民之望  
上亦下之吏部不允靖去靖雖慮疾作然感時知  
遇欲扶疾視事而心偶有所不說乃復上疏乞休  
疏拜卽去矣於是御史許君宗魯奏靖去狀而御  
史朱君寔昌疏薦靖及邦奇其畧曰參議邦奇和  
靖學問自相師友綽有淵源名節交相砥礪毫無  
瑕玷乞吏部將邦靖病痊起用事下吏部時朝廷  
方用言官議申舊例外官不得養病吏部上奏曰

左參議邦靖操履學識俱有可取乞將本官暫令  
致仕病痊之日具奏起用不爲常例上報曰如吏  
部議初軍民間公去皆跪泣遮留之靖給曰吾赴  
省頃當卽回衆曰吾民不敢久留使君願將明年  
均徭一派而去可也靖撫慰而行靖雖一動一言  
之細亦矜名節然孝弟友恭尤爲切至事蓮峯先  
生及閭巷人終身不違顏色已卯蓮峯先生病湯  
藥必親嘗起居必親扶掖晝或忘食夜不解衣越  
四月餘蓮峯先生薨續之際呼而嘆曰汝可謂純  
孝人矣及蓮峯先生卒哀毀幾死水漿三日不入

口未塋之三月席草枕塊柩下腰經不除時盛夏  
虱虫叢積振衣躍落形瘁骨立見者泣下靖之疾  
實由於此浸淫至今日及卒閭恭人悔曰吾兒居  
喪時少能以禮自節豈至此哉蓮峯先生既塋邦  
竒廬于墓靖倚廬于中門之外以奉閭恭人朝夕  
至墓與邦竒焚香哀泣陪邦竒必分夜事伯兄知  
縣邦彥及邦竒二姊撫弟監生邦翊情文俱盡邦  
竒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  
嘗頃刻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之以察其寒  
煖補瀉之宜至於穢溺必諦視之以觀其清濁燥

潤之色姊李孺人患惡疾四五年靖事之極其盡  
力撫愛諸姪一飯之頃未嘗或忘鄉士夫爲立孝  
弟碑爲鄉閭式邦竒曰當先君大故及吾病其時  
吾弟痛楚酸苦之情憂勞悴迫之狀吾不能言而  
文不能盡也初大同積弊之餘法度廢弛靖曰紀  
綱不立雖有仁恩不行焉下車卽按權顯不法者  
幾人於是號令風行靖行政以仁民爲本而馭吏  
其嚴吏汗貪者輒去之曰民與貪吏不兩立不嚴  
於彼必不能寬於此也有枉囚十餘輩靖得其情  
檄原問辯之原問曰事經巡按及部寺靖曰吾無

問爾第於爾索囚生也原問不得已徑從開釋後  
當審錄靖偶在告囚皆泣告諸審署曰死無所恨  
願一王一布政也靖才既明敏而復勤察故訟者  
盈庭皆於當日了之兩造且服人稱神君焉清儉  
樸實衣取蔽體而已公服外終身布素丙子蓮峯  
先生賜一段靖製爲衣謂其內屈安人曰今日衣  
錦矣安人笑曰此惡草也窮秀才自謂過之初往  
浙江再往大同終其任未嘗買其地尺布寸帛初  
屈安人病八九年護床痿痼安人勸其置妾爲後  
嗣計曰汝年幼當有好期也其在浙及瓜同年趙

推官者好友也以屈安人病買一婢將遺之不受  
趙曰此婢頗有姿色越女也曰正恐其有姿色耳  
終却之靖深沉有謀畧而濟以勇果之氣慮定而  
發據理而行排山倒海萬夫莫禦識見宏遠而濟  
以英備之才故事至物來衆方議擬未定而靖已  
處分矣平居處衆坦夷平易退焉如儒至於當取  
予進退死生大節確然不可奪精思絕人童時先  
輩試其能以百餘錢擲於地命一視卽收錢卽荅  
曰錢若干皆如其數雖百試不差嘗與客奕皆坐  
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著學有淵源自

幼卽以經濟爲志其言曰人之所以自重而易退者急於進而欲濟時也人所以重生者欲待其死所也不然苟生何爲使天假之年而大其位其功業豈止於是而已邪嗚呼惜哉配屈安人女一異元無子以族子仲譜嗣初靖病且亟邦奇日勸靖譬之曰死生命也吾兄今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餘形且甚悴我生尚如此我死復當如何高堂在上兄其免自愛邦奇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將易簣邦奇襲已衣着靖靖曰是欲華也邦奇痛哭曰欲令吾弟九原之

下常如我在側也吾弟其永懷之勿忘我也及靖卒邦奇廢寢食哭絕<sub>絕</sub>眉客遺生事殯依于棺壟依于墓哀服䟽食祥而弗懈皇皇焉望望焉常如靖之在左右也事或有疑志靖之卒欲就之質朝夕臨食忘靖之卒欲命之共問安於閻恭人志靖之卒欲約之往蓋恍然見其生忽然疑其死數呼其名若告焉若命焉邦奇嘗謂其友樊子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sub>欲其</sub>關漢卿<sub>欲其</sub>之筆乎能爲吾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終世報之靖自五歲知義理所以事邦奇者三十一年未嘗有

一話言之相違一顏色之相失忽焉及此宜邦奇  
思之痛之無窮已也夫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  
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  
於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五泉子兄弟  
可謂曠世少有矣嗚呼可謂知言也已痛哉痛哉  
贊曰太史公嫺賦王曰予自京師見五泉子七言  
絕句詩類杜子美及予罷歸爲予誦其古詞歌浸  
淫唐初逼漢魏矣觀朝邑志其文章之宏麗者乎  
夷考其行蓋曠世之英全德之士也叙傳曰迅雷  
兆變異夢呈祥大同之民思之不忘泰山之崩而

靖乃傾准天地人弗能無情胡於爾壽乃獨弗豐  
茫茫宇宙恨也何窮拾遺曰甲申邦奇守冀北旣  
下鴈門七民父老園告於邦奇曰先使君之治誠  
善矣願使君守而勿失卽吾人幸甚會僕名來省  
邦奇問曰名來自民間大同之人謂我如何名曰  
名自入大同也咸謂二叔新至者惟三叔則雖深  
山窮谷婦女小兒皆能誦說其行事之詳感慕咨  
嗟有泣下者是歲仲冬之變邦奇夜出撫衆衆先  
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衆安忍加害來者恐驚  
動使君奉衛耳又曰前使君於使君爲何人今安

在邦奇曰弟也衆嘆曰使此使君在安有今日哉  
使君者謂邦奇前使君者靖也二叔者謂邦奇三  
叔者靖也夫靖既去矣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况  
五堡變卒戕主帥抗王師玩紀律兇悖悍戾靡所  
不至其於靖也感思嘆息於夜半捨攘之時嗚呼  
於是亦可以徵靖也已

○烈女小桂傳

小桂姓劉氏伶籍也誓願從良每伶氏問聘輒涕  
泣不食既長復有伶氏來問父母納其聘擇日將  
歸小桂知不能已大哭服毒死父母怒其不爲家

長財捲之扇棄之中野群犬啖之替曰小桂之節  
顧不異哉出自伶族其烈如此秋蟬之出于蜨娘  
蓮華之出于污泥古之聖賢不係于世累尚矣孔  
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小桂兼  
有之嗚呼烈哉

○朝邑三廉吏傳

大名府同知雷公諱爵字廷臣鄉試中式授保定  
府清苑知縣清苑當天下陸路之衝然富庶邑也  
歷九年菲食惡衣常祿外無分毫取遷淮安府邳  
州知州邳當天下水路之衝州又彫敝近幸過者



每折乾至百餘金夫至千餘名公力爲裁抑民雖  
少蘇而貴人多不悅者又九年遷四川烏撒軍民  
府同知三年守制歸起復赴部時少師大學士遂  
庵楊公爲尚書見公名曰子清苑知縣邳州知州  
雷爵乎公曰是也楊公嘆曰我爲外臺時過清苑  
者二過邳州者三歷歷聞子名今乃見之老矣大  
名天下名郡授子爲暮年優游之地公出笑曰大  
名養濟院耶我七十年孀居廢婦今再醮乎至大  
名每行縣蕭然足馬米蔬自隨至南樂知縣鄉人  
也餽劉牲數品公却之知縣曰此某之自辦非取

之民公曰知縣自辦非同知自辦也終不受時都  
御史柳泉馬公爲郡守告予曰自雷先生貳大名  
我雖言語亦不敢輕發况敢妄行一事乎數年間  
直得一嚴師矣

盧氏縣知縣郭公諱鴈字國器鄉試中式授盧氏  
知縣不如不吐威行惠施盧氏有礦山吏其邑者  
多緣以爲利公一無所取人畏而愛之

鄭州知州韓公諱邦彥字汝哲鄉試中式授儀封  
知縣正法度節浮冗均徭役公聽斷儀封稱治守  
制歸儀人少保浚川王公抵予書曰民思舊尹不

置也起復授高陽以奏薦調河間時方議行取有不悅者尼之曰知縣簡傲不恭尚書張公爲御史時曾按河間曰韓知縣居官自有家法應行之禮未曾缺少但無奴顏婢膝耳然竟不果取遷鄭州知州發政皆如儀封時公三尹大縣一典名州歸之日諸兄弟問曰俸資若何公曰六十兩耳諸兄弟不信謂公避富有之名也安有尹三縣守一州俸金止六十兩乎後遭火災諸兄弟曰銀經火雖銷而不耗所積在何處公指之諸兄弟於灰中得之鎔爲一餅權之果六十兩諸兄弟皆大哭曰有

官如此竟而沈謝當其時司激揚而持進退之柄者誰也贊曰可欲哉三君子之優仕也心之馨香上達神天真足以範官常而振頽風卒皆抱屈而歿焉諒無怨悔矣丕休哉我朝邑之多賢也如寺丞楊翁珪知府劉翁偉僉事王君朝雍左叅議韓子邦靖茹冰齧齧豈在三君子之後然皆登榮建事衆與自全奚待於予言况寺丞名公讓其儼雅後學式其經術知府享血食於文水著仙迹於晉陽僉事桂子蘭孫照耀科甲光前啓後君子稱述左叅議忠節文名著聞士林識者謂其爲曠世全

德之英一代詞人之冠固已表表矣

○大明盧氏縣訓導張公傳

公諱瑤字獲珍號席軒姓張氏陝西朝邑嚴王社人本華陰王和村人洪武初高祖八徙居朝邑曾祖孟直祖順父安母喬孺人公生而淳謹敏悟八歲時就鄉師授讀稍長授講即能曉解既弱冠入爲縣附學生未幾提學盧公歲試列上第補廩膳時上公寧孟公曉及公皆名士以文學相高人皆期以大科御史馬公提學邃庵楊公虎谷王公皆與進六試秋場竟不遇公莊重慎容儀動必以度

言必有章居上舍又以後生敬憚若師承焉正德戊辰應貢入國學謁選吏部授河南盧氏縣訓導公以所學不酬於已欲淑諸人以周易四書授諸生諸生環聽終日每退欣然相慶謂聞所未聞五年而教成化治諸生親之若父母而公卒矣所著有本義講說中庸要義諸生皆誦讀公生於正統乙丑十月十一日卒於正德丁丑正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二配王孺人繼嚴孺人子鳳翼鳳翱孫明仁生員明儲明傳生員曾孫彭壽贊曰吾又聞公廩膳時遘厲虐疾弟璣受學于公年十八禱於

廟神願以身代既而公果愈而璣忽卽死俱亦可尚也已因并著論亦以見公友愛之深所感云  
○○周氏世濟清忠傳

通政公或衣樂中以明經徵廉直敢言每有論劾必著緋衣諸大臣每早皆使人候公長安門外見公緋衣各令取素衣角帶爲待罪具當視朝果有論糾糾者必得罪如此數歲貴近多忌公有諧公會者

上怒公下獄死命籍其家惟米數斗布衣數件召公夫人問曰從或廉無俸金耶夫人曰或俸金寄通

政司庫而本司上或庫金

上悟大怒立誅諧公者以金給公家命良鄉至陝西經過州縣各致祭復其官

僉事公道或姪初鄉試中式歸至華陰乘傳驢以驛童隨之有婦人從後大呼追公公待之婦人曰我寡婦唯守此一兒今當渡渭我送過河公曰塗遠野空婦人同行不便子母又勞乃下驢肩往徒步歸家人以其中式出迎於閭外見公負行來以爲未中也皆迴公至家良以父曰人皆妄言汝中公曰中矣父曰旣中如何步行公語之故父稱嘆

後拜監察御史巡按雲南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有  
惠政卒于官比發引士民哭奠五日始出城  
通判公瑄導姪廉謹温醇鄉試中式授廣平府推  
官陞通判兩任十八年歸之日空囊耳年八十讀  
書不倦每有未達獨乘一驢來就問予如此數歲  
周氏家至今子孫空乏贊曰易稱積善餘慶周氏  
三世清忠而子孫家徒壁立何也若通政之剛毅  
造物或忌之而僉事之仁惠通判之醇謹又何也  
或曰君子爲善之誠初不責報於天斯人道也如  
天道何意者天道弗僭遲速未必耳然乎哉

卷八

三十三

